

“对话与未完成: 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笔谈(下)

摘要: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教学与教材建设。比较文学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与教材体系,既有赖于本土学者的努力,也需要借鉴“他山之玉”。何云波首先提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研究生教材的构想:学术性、对话性、未完成性;张跃军介绍了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张旭的文章涉及香港比较文学学科建制、课程设计、教学动态、存在的问题等;钟友循则从整个教育的某些根本问题入手,提出了研究生教育及比较文学教学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对话; 比较文学; 美国; 香港; 教育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4-0514-08

对话与未完成

何云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是否真正有所成,除了需要刻苦攻读,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具有思想的独立性、创造性。

可惜我们的教学,仍然大多沿袭的是传统的理念。仅以教材为例,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研究生基本没有独立的教材。而本科生的教材,一方面追求的是知识的累积,另一方面它又是封闭的,基本上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仅仅给学生提供一种权威的、真理的话语。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总觉得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教材事关重大,观点公允稳妥最为重要,尚有争议没有定论的最好避免在教材中出现。如此一来,当一部教材体现的都是共识,固然四平八稳了,它的个性、创造性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那么,如果需要给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编一本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笔者认为理想的研究生教材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它的学术性。

这里的学术性,与本科生教材所强调的知识性,其侧重点并不一样。它应更重视学术之源流,知识之构型。比如一部比较文学导论教材,一方面当然需要展示当下学术的状况,人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所达到的高度;但另一方面,更需要考察这种认知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

人们怎么赋予了其各种各样的意义。就像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它的很多内容都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包括大家现在还在争论的中国学派,都不断地在它增砖添瓦。当然比较文学学科意义的建构,并不局限于这些学派。只有了解关于比较文学大家都曾说过一些什么,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接着说。

对此,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福柯的知识学的思路。知识学着重探讨在一种知识体系中,世界是如何被呈现的,其视野是如何展开的,一种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分类,其背后有着怎样的一种知识体制。一般思想史着力于对知识和话语所蕴涵的意义与真理性的发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强调“意义括出”或“意义描述”,不去追究话语里深藏着什么意义,其中的对与错,而是去描述这些话语的存在形式,其在某时某地产生意味着什么?就比较文学而言,我们既要谈清楚比较文学是什么(知识)?又要去探讨何以是(知识构型)?其意义的呈现,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对比较文学的源与流,其名与实有较好的把握。

其二,对话性。

知识学更多地强调描述,而非真理性的评判,这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又有了相通处。我们过去的教材,一般提供的都是一套独白型的“真理性”话语,而

很少留下对话的空间。这固然使教育简便化,学生的学习单纯化了,因为反正学生按照教材的“标准答案”去答题,就不会有错。但这也同时使教与学处在了极不平等的状态,也极大地抑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挥。

由此,在教学中引入对话机制便势所必然。这种对话一方面是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讨论,在讨论中相互激发,互相促进;另一方面对话意识也应体现在教材的编撰中。也就是说,教材不应仅仅充当权威、真理话语,而应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交锋、对话。对话得以成立的前提,需要的是不同话语间的平等,对存在差异性的确认。巴赫金把对话性看做是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间相互作用的特殊方式。正像巴赫金所谈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每个主人公的声音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对各种差异性思想观点、价值立场、伦理意志、意识形态体系的确认,正是“复调”的精髓所在。排斥差异性,只允许一种观点、一种价值立场存在的世界是反自然的、不合理的世界。

社会如此,学术亦然。一本教材应该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特别是像比较文学这样的以开放性、跨越型为特征的新兴边缘学科,许多问题本来就悬而未决,处在不断的讨论中。与其只提供一种答案,或者列举了种种观点,最后却一定要强调“我”的才是“正解”,不如让各种声音共同存在,当然你也可提出一己之见,至于哪种更合理一些,留给学生去判断好了。

另外,对话还涉及到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对教科书的阅读、理解。有人说,读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跪着读,一种是站着读。可惜,我们从古到今,更多的是前一种读法。过去是面对《四书五经》,面对各种“圣人”或准“圣人”,后来是面对各种绝对正确的教科书,面对各种权威,跪在地上,低眉垂眼,接受耳提面命。人的创造性被大大抑制,这大约就是中国多专门家,却越来越缺少真正的思想家的原因。为此,读书人读书首先需要站起来,变知识的被动的接受为平等的对话,哪怕面对权威的教科书,也敢于独立思考、评判,保持一点怀疑与否定精神,知识才能真正转化为你的学问。

其三,未完成性。

对话,意味着它永远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对话,也意味着对存在的未完成性与片面性的确认。巴赫金把那种宣称发现了人类的终极真理称为“意识形态的独白性原则”,它们用诸如“普遍意识”“绝

对精神”“标准意识”等等具有绝对性、终极性的概念来表明自己拥有超越了一切局限和片面的绝对真理。而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

而这种“意识形态神话”表现在知识领域,就成了一种学术神话。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把学术看做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一旦觉得真理在握,这种“真理”又很容易演变为一种“真理”的话语霸权,容不得他人置疑。学术也就走向了停滞与僵化。

既如此,一本研究生阶段使用的教材,与其仍然沿袭过去的思路,追求一种完成性,不如适当地留下空白,留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可以接着说。巴赫金强调,未完成是人和世界的一种积极状态,它意味着变化、新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完成则意味着死亡、僵化、一成不变。在一本教材中,“共识”意味着“成见”,未完成反而有可能保持学术的鲜活状态,曾看到这样一则故事:20世纪初,德国的小学教科书上说打败拿破仑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则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英国人的力量,各说各的话。罗素主张把这两种教科书放到一块让小学生读。有人担心这样做孩子们将无所适从,他们信谁的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开始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罗素所主张的教科书,正是一种对话式的,未完成的,它反而更能激发人的思考。笔者曾为曹顺庆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论》撰写“跨学科研究”一节,谈到当前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少还停留在对各学科之间关系的现象罗列上,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层次把握。如何在人类文化的知识架构中,通过对各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的梳理,寻求不同学科间话语的沟通,从而真正实现跨学科对话,这里面有许多可以探讨的课题。笔者由此谈到:“这种研究应该说有着广阔的前景,也有许多理论与具体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我们在此提出一些问题与思路,目的是为了引起有志于此的人们的关注,而无意于提供一种权威与真理话语。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也许并没有圆满的解答),让阅读它的人在有所知的同时,又有所思、有所惑、有所发现,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种问题的提出、表达的方式,也许恰恰包含了笔者对理想中的研究生教材的一种期望。虽然实际做起来可能困难重重,但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笔者不再详加评述。但是,它无疑对于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处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语境中的多重的困境,正好是有力的印证。

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教育中的高级阶段,是“人”的教育中其“自由”程度与境界本应更为成熟和完善的阶段。但是,目下的状况,是其与自己既定宗旨相悖逆的现象,比之本科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生从进校、在校到离校,从整体上说,恐怕都与上述力求使“自我”最终成为“健全的、完整的人”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不是因为在局部或具体环节上出了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体制依旧和教育的宗旨异化的缘故。特别是人文学科,在这样的现状下,“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厥功甚微。举一个微不足道的

例子,比如说比较文学,“缺少思想的人们”,“急功近利的人们”,都会振振有词:它是“社会需要”的吗?而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目前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无奈现实,恰恰又是这一观念之因及其相应的行为之因的直接后果。然而,只要你承认,哪怕仅仅只是承认当今以及未来的全球化与跨文化的现状与前景,你还敢于断言它不是一个朝阳学科吗?现代人的深层次的身份,应当是世界人,它是今天各民族、各国度尤其是发展中、前进中的中国人之既定的文化人格内涵中的题中应有和固有之义。然而,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甚至至今仍未有相应的、对位的本科教育作为前提与基础,它岂能不步履维艰?既然如此,遑论其他!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Dialogue and unfinishedness: 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owes much to its pedagogy and textbook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building of the system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textboo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lies on the endeavours of native scholar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efforts of the outside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is series of articles, He Yunbo proposes the ideal textbook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his understanding, distinguished by the qualities of academic intensity, dialogue, and unfinishedness; Zhang Yuejun introduces the status quo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USA; Zhang Xu's article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discipline organizational system, curriculum planning, teaching trends and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whereas Zhong Youxun aims at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a whole, and expresses his anxiety over the dilemma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edag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dialog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merica; Hong Kong; pedagogy

[编辑: 苏慧]